

叶小纨《鸳鸯梦》情感特征说略

刘雨佳 付湘龙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杂剧《鸳鸯梦》乃杂剧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作品。由于该作源出于生活真实的悼亡主题, 故虽以神仙道化剧的形式进行结构叙事, 却带有浓厚的主观抒情意味。兼考文本生成背景可知该作主要展现出了连朋共友之乐、离别伤逝之哀、人生如梦之叹、仙佛隐逸之寄这几种情感特征。

关键词: 叶小纨; 吴江叶氏; 《鸳鸯梦》; 情感特征; 女性

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生于明末文学世家吴江叶氏的叶小纨, 完成了我国女性杂剧创作史上的第一部作品——《鸳鸯梦》。据《吴江县志》记载, 小纨“幼端慧, 与昭齐、琼章以诗词相倡和。后相继夭歿。小纨痛伤之, 乃作《鸳鸯梦杂剧》”¹, 又沈自微小序亦言“殆夫琼摧昭折, 人琴痛深, 本苏子卿‘昔为鸳与鸯’之句”², 故叶小纨此作悼亡姐妹之旨彰显无疑。既为伤悼之作, 则此作虽为杂剧体制, 却不以奇情幻事或新巧结构见长, 转而以主人公“见人寰中离合聚散、悲欢愁恨”³产生的主观抒情性为特点。现代词曲学家吴梅曾评价此作“寄情棣尊, 词亦楚楚。惟笔力略屏弱, 一望而知女子翰墨, 第颇工雅”⁴, 所谓女子翰墨、楚楚情词, 便在于女性于情感体验特有的深刻敏锐、真挚缠绵, 又吴江叶氏女儿自幼接受叶、沈两家开明的教育, 浸淫文墨、相与唱和, 故其情自然有别于寻常闺秀的脂粉气。本文即以《鸳鸯梦》杂剧为依托, 兼考文本生成背景, 对该作品中颇具特色的情感特征作出分析。

一、笑谈风月共罗裙——连朋共友之乐

杂剧《鸳鸯梦》以王母座下三侍女谪罚凡间, 化身三书生, 由相识相交到死生别离为叙事线索, 三人之间的知交情谊也是楔子和杂剧第一出着重表现的。

楔子甫一开头, 便由主人公蕙百芳道出对志同道合之人的期待、向往: “人生须得同心好友, 上下千古, 杯酒论文, 庶可以消胸中块垒”⁵。继而他独自登台, 竟真遇到倾盖如故的昭蓁成与琼龙雕, 三人当即结拜兄弟, 并经历了一段理想中赏秋吟月、登高把盏、谈古论今的美好时光。精神志趣上的相与相洽、相知相契是这段知交情谊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对照三人姓氏与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的字, 不难看出蕙与蕙绸(小纨字)、昭与昭齐(纨纨字)、琼与琼章(小鸾字)是一一对应的, 如此明显可知叶氏三姐妹正是蕙、昭、琼的原型。如此一来, 剧中三书生的交往自然是以三姐妹闺阁生活为背景的。事实上, 叶家在叶绍袁、沈宜修夫妻的引导下确实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沈自微为沈宜修《鹁吹》一集作序时对叶氏家庭的文化活动有这样的描述: “当夫明月登台, 则箫史共赋; 飞霞集户, 则谢女呈篇。饮醪则夸北海之两男, 辨弦共佳伯喈之幼女, 既兰芳而蕙茂, 亦琼映而玉晖。花萼相鲜, 人伦盛事, 洵为寡俦矣”⁶, 《吴江县志》亦有“闺门之内, 歌咏酬唱以为荣”⁷的

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第1268页。

²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第466页。

³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第467页。

⁴ 吴梅, 《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 第159页。

⁵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第468页。

⁶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第20页。

⁷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年1月第1版, 第1268页。

记载,这便可看出叶家形成了家庭诗歌集社的氛围,儿女皆一视同仁,各展其才。览叶氏三女作品集,次母韵、父韵的同题同韵作品极多,《四时歌》、《秋日村居次父韵作》、《梅花诗》等都是此类作品,又有各类怀姐妹诗词、赠姐妹诗词,可见三人之间的情谊不仅为姐妹更为诗友,有着心灵上的莫逆交道。

有此背景,便不难理解叶小纨《鸳鸯梦》中对三主角性别的错位设定。虽则明清女性戏曲创作中性别错位现象不在少数,但其他作品并不同于《鸳鸯梦》有如此明显的现实背景。因此笔者认为,叶小纨的这种性别设定更主要源于三姐妹之间不同于寻常闺秀而更近似于文人墨客的友朋知己式情谊。只有以男子身份,才能更贴近现实中姐妹三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且看剧中书生,是在论世道豺狼当道、荆棘铜驼,诉己志抱负难施、时命相违的话题中彼此投契,终以“交情比管鲍深,高让与夷齐同”⁸比喻三人知交情谊的,这是闺阁女性身份所无法触及的情谊深度。

叶氏三姐妹不同于寻常闺秀的个性也让她们的知交情谊显得更为可贵。杂剧中昭、蕙、琼三人登高赋诗的作品正体现了三人的个性。叶绍袁为叶纨纨《愁言》集作序时有“七年之中,愁城为家”⁹的评价,杂剧中昭诗有“志同虹贯日,泪与雨俱霏。常恐年岁晚,蹉跎何所归”¹⁰,其情差相仿佛。叶小鸾“心高五岳,气层霄”¹¹的心性也可于琼飞玖诗“皓歌云没岫,长啸水翻波”¹²中得见。蕙百芳“月明山色翠,人寂水声寒。为惜秋代序,空惊日跳丸”¹³亦可见叶小纨幽情远致。三人虽个性自有不同,但一样不与俗同的高情逸致令他们相知更深。叶纨纨于其诗《哭亡妹琼章诗十首》中曾写道:“自喜均非脂粉群,笑谈风月共罗裙”¹⁴,这就将姐妹三人以文会友而不带脂粉气的情谊说尽了。

二、我今六合知音稀——离别伤逝之哀

伤逝悼亡是《鸳鸯梦》的主题,离别伤逝之哀也是杂剧第二、三出重点表达的,其中第二出话离别,第三出痛夭亡,为该剧抒情意味最为浓重的部分。

叶氏三姐妹虽然闺中情深意笃,但长姐早早出阁,长姐和三妹又少年离世,三人相聚的时日实则非常短暂。又叶纨纨出嫁后即跟随夫家远赴岭西,三人中以她怀姐妹、伤离别的作品最多,有七言绝句《暮春岭西途中作》、《寄妹》、《初夏怀寄两妹》等。而小纨有《薄暮行舟忆昭齐姐》,小鸾亦有《昭齐姐约归阻风不至》、《寄昭齐姐》、《别蕙绸姐》等诗作,可见三人对离别之情已有很深的真实体验。叶家更有作文赋诗以悼亡的传统,上至父母下至幼弟,对叶纨纨和叶小鸾的逝世都有情辞恳切的悲悼之作。

有这样的感情基础,《鸳鸯梦》的伤悼之情便显得尤为深沉真挚,而在剧中作者尤为突出的是知己凋零的孤苦,这与诗文作品痛失血亲的悲痛相异,乃是心灵依靠的丧失。杂剧中第三出写别后秋夜孤灯,蕙百芳独听秋雨敲窗“一弄儿人声寂寂秋声骤,猛忆的山林有约成虚负”、“欲待诉知音何处有?诉青天怕天消瘦”¹⁵的慨叹即是伤知音别离,第四出“悲淘,断送金兰约;呼号,摧残刎颈交”、“想著你春朝引醪,想著你秋雨话连宵,读书时并桌将

⁸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4页。

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290页。

¹⁰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1页。

¹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61页。

¹²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2页。

¹³ 同上。

¹⁴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07页。

¹⁵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5页。

灯照。常时千古共相嘲，从今一往谁同调”、“想著坐花阴命浊醪，教我凤台上空忆吹箫，只期牙尽去知音少。从今后凄断广陵散，难将绝调操，只索将鹤煮琴烧”¹⁶亦是痛失知音的悲恸。

在昭、琼离世之后，蕙百芳又重新回到了得遇昭、琼之前“孤游无兴”的状态，皆因三人本都是“誓不与俗人作缘”、“切勿世情相绊者”¹⁷之人，既然难容于世俗，则遇到投契的彼此就至为难得，而一旦失去就倍增悲痛之情。纨纨“不喜伉俪，恐其不洁”¹⁸，小鸾“生而灵异，慧性夙成”¹⁹，这都是与世俗绝然相异的品性，也只有彼此才能理解对方的孤标傲世，这即是小纨《鸳鸯梦》痛悼昭、琼时特为突出知音不在之悲慨的原因。叶小纨《哭昭齐姐挽歌》“君去瑶池应有伴，我今六合知音稀”²⁰正能概括这种情感，所尤悲者不仅在姐妹已逝，更在自己独活于俗世之中的心灵孤寂。

三、落叶连枝成一梦——人生如梦之叹

《鸳鸯梦》第四出以西王母之口点出贬谪三人下凡是为了“使他见人寰中离合聚散、悲欢愁恨，有同梦幻泡影”，第四出又借吕纯阳之口重申了一遍，即“使他离而合，合而离，显示一场春梦；生而死，死而生，明现顷刻轮回”²¹，可见让主角悟得“人生如梦”即是。神仙贬入人间历人世悲欢虽是神仙道化剧常用的叙事模式，但“人生如梦”却是叶小纨先于剧本创作而有的生命慨叹，虽隐于神仙幻梦的形式之下，却难掩其真。

所谓“人生如梦”，即是历尽人世悲欢之后主观上模糊真与幻的界限，而终于对世事无常认命、妥协的一种态度。叶家虽早年有“谢庭咏絮，璧月联辉”的人伦盛景，但家庭成员的陆续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打击是接踵而至的。叶绍袁在其自撰年谱中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故为子则藐而哭父，晚而哭母；为父则哭将嫁之女，将婚之子；为夫则哭妇，为诸生则褴褛其襟二十余载；为臣则灰堤沙岸，攻金削筑，离夫妻子女而若不敢保其生；为农则五柳储瓶之粟日以匮，先人一二不腆之遗，半为富人属券”²²，虽然叶小纨或许没有乃父这样坎坷的人生命运，但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且为家中众姐妹兄弟中较为长寿之人，小纨所经历的生死别离、家庭变故亦足以让她遍尝世间苦辛。叶小纨之弟叶燮在《存馀草述略》中言小纨“终其身如失左右手，且频年哭母、哭诸弟，无日不郁郁悲伤”²³，可见经历了姐妹、母亲、诸弟接连逝世打击的小纨在现实生活中已然遍历世事变幻、人生悲喜，此时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是极有现实依据的。

《鸳鸯梦》剧本中，蕙百芳正是在似梦似真中历经大喜大悲，最终才得以顿悟。楔子中梦见鸳鸯游戏并蒂莲间是喜，转眼间狂风吹折莲叶、鸳鸯惊飞不见便是急转直下之悲，暗伏整个剧情的悲喜走向。蕙百芳初次梦醒得遇昭、琼二人是天涯遇知音之喜，再次梦中见琼飞玖已是他逝世之际托梦相别，人世经历如梦般变幻莫测、不可预知，怎不让人生出“人生如梦”的慨叹？昭、琼逝世后，蕙百芳寻仙访道时遇吕纯阳点化，这才真正悟透“人生聚散，

¹⁶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7-479页。

¹⁷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69页，第473页。

¹⁸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627页。

¹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60页。

²⁰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35页。

²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9页。

²²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999页。

²³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903页。

荣枯得失，皆犹是梦，岂有真实相乎”²⁴，将人生的聚散得失归于一梦，这正是于虚幻中寻求一种心灵的补偿慰藉。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叶小纨何尝不知“落叶连枝”的愿望只能是一梦，而梦终究只是虚妄呢？其诗《寄五妹千璫》便有“一枕梦回人不见”²⁵之句，显见其现实生活中仍是清醒而不得超脱的，但其杂剧到底托诸幻事，令剧中主人公了悟超脱，多少能够稀释现实之悲。

四、白云何处是仙家——仙佛隐逸之寄

《鸳鸯梦》中蕙百芳最终在吕纯阳点化下得遂烟霞愿，并与昭、琼二人重聚，这是最终将一腔怀友伤悼之情以托诸仙缘的形式进行化解。蕙、昭、琼三人在初相识时先有的是共同“埋踪泉石”的隐逸之愿。由于世道险恶，志向难施，三人向往的是“潜行林壑之间，寄迹水云之畔，钓游鳞，弋飞鸟，遇冬成岁，花发知春”、“喜青山处处逢，望丹崖倚瘦筇。惯寻他西岭呼猿洞，谁待听东华朝马钟？每日价送孤鸿，琴心三弄。有时节泛扁舟，访钓翁，上危楼，眺远峰，和新诗，寄碧笳，懒抬头，中酒慵，看今日秋，瞥眼冬。兀良吴江上吊落枫，又早灞陵桥梅雪浓”²⁶这样幽然恬淡的山野生活，其目的是远离世俗，“切勿世情相绊者”。然而随着昭、琼二人的离世，与友携隐的愿望终于破灭，蕙百芳则坚定了求仙问道这样更加远离世俗的心愿。

现实中的叶氏家族，亦是人人皆受佛道影响，可谓人人皆有烟霞志。故而在叶小纨的创作中，求仙问道不仅只代表了神仙道化剧的题材类型，而本就来源于叶家上下的仙佛情结。这其中，沈宜修与叶绍袁皆信佛，沈自徵在《鹧鸪集序》中援引过一段沈宜修的话，即“从夫既贵，儿女盈前，若言无福，似乎作践，但日坐愁中，未知福是何物，此生业重，惟有归向空王以销之耳”²⁷，这正说明沈宜修对佛缘的执着。叶绍袁在经历了丧妻丧女以及国变之后，也携子远走，遁迹仙佛缥缈之中。叶小纨的诗句“自有清幽癖，当嫌世俗途”²⁸、“《楞严》闲读罢，残日下窗枕”²⁹亦昭示了其对禅佛的癖好，小纨《哭昭齐姐挽歌》（其七）的“烟霞性喜志不违，竹窗曾共咏余晖”³⁰之句亦将姐妹们共同的烟霞癖好道出。而全家仙缘最深的还要数叶小鸾。小鸾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就流露出她好烟霞的志趣，如“辽阳化鹤何时返，仙路无凭总渺茫”、“所有一缄书，欲致瑶台旁”、“何日与君寻大道，草堂相对共谈玄”、“岂若瑶台下，琼葩伴月飞”³¹等诗句都体现了她的仙佛趣味。又由于她“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³²的高情逸致、“生而灵异，慧性夙成”的出众才华、“翠羽朝霞，同于图画；轻云回雪，有似神人”的绝世样貌，以及离奇的逝世，自来被视为仙入凡间。不仅其父母认为她是神仙中人，如沈宜修便言“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³³，连同邑陈去病在《五石脂》中亦认同“琼章垂嫁而歿，

²⁴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82页。

²⁵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917页。

²⁶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473页。

²⁷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22页。

²⁸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297页。

²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01页。

³⁰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35页。

³¹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308页、第365页、第375页、第377页。

³²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246页。

³³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246-247页。

当日以为仙去”³⁴，叶绍袁《窃闻》一文中更是借金圣叹的占卜坐实了对其女仙身份的想象。小纨离世极早，想象其为女仙实际上亦是一种化解生者痛苦的主观情感选择，试图相信她与纨纨回归仙界，能够使这个饱受死亡折磨的家庭一定程度上消解痛苦。

叶家有此种烟霞之好，兼之对叶小鸾女仙身份的想象，则《鸳鸯梦》最终将悼亡之情寄托于求仙问道便有其现实根源了。

结论：

作为杂剧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作品，叶小纨的《鸳鸯梦》具有明显的带有女性特征的主观抒情色彩。该作虽托寄于神仙幻事，实为对亡故姐妹的伤悼之作，故而情感来源多有现实依据。由于姐妹三人不同于寻常闺秀且颇带遗世意味的知音之交，剧作中展现出了连朋共友之乐、离别伤逝之哀、人生如梦之叹、仙佛隐逸之寄这几种主要情感特征。而情感特征的生成与吴江叶氏独特的家庭文化氛围亦是分不开的。

³⁴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第1092页。

参考文献

- [1] 叶绍袁编、翼勒辑校. 午梦堂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2] 吴梅. 顾曲麈谈, 中国戏曲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3] (美) 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4] 郝丽霞. 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 [5] 王成. 好景只供愁作伴浮生偏与恨相缠——从叶小纨《鸳鸯梦》杂剧谈起[J]. 戏曲研究, 2004(5).
- [6] 刘军华. 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09(4).
- [7] 孙书磊. 家族文化与叶小纨《鸳鸯梦》创作[J].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15(2).

Analysis o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Ye XiaoWan's "A dream of mandarin ducks"

Liu YuJia Fu XiangLong

(Hunan University of Literature,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drama "A dream of mandarin ducks" is the first work created by a woman in the history of a kind of drama style which means Zaju. Since this originated from the true theme of death, it is a subjective lyricism, though it is structured in the form of a fairy story. The examin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can be used to show the emotions of making friends, the sadness of passing away, the sigh of life and the sentiments of the seclusion of the Buddha.

Keywords: Ye XianWan; WuJiang Ye; "A dream of mandarin duck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Female